

# 她说

loud and clear  
Her story



## 对话《雄狮少年 2》编剧之一张挺： 当商业编剧，我有自己的小目标



但·愿·记·录·能·够·担·当·此·任  
见·证·她·们·始·终·在·场

### 谈哪吒：

天时地利人和的合家欢电影

一部动画电影续作，为何能创造“票房奇迹”？“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很多事情的成功离不开这几个字。

张挺认为，首先春节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长假里影院观影是大家最大概率会选择的娱乐方式之一。同时，观众对于好作品是一直有渴望和需求的，可惜这两年来并没有足够多的优秀电影能够深度满足。

在此基础上，《哪吒之魔童闹海》优秀的口碑以及非常突出的“合家欢”属性，正好满足了观众在春节期间优秀内容作品的需求。

“我在美国读书时，我们老师会说如果你想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你肯定要做 Kids Movie，翻译过来是儿童电影，但是打引号的，就是说你做这个类型首先要让儿童愿意去看，那么儿童愿意走进电影院至少是一个家庭3张或4张电影票起步，这样带有合家欢属性的电影从票房角度来说就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再加上春节期间大家想看热闹诙谐不会太悲伤的故事，《哪吒之魔童闹海》各方面都符合。”

张挺表示，其实动画这一形式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儿童观众对于动画的接受度会更高，但动画要被大部分成年观众接受需要一个破圈的过程，而《哪吒之魔童闹海》作为续作，上一部获得超50亿元票房的成功，破圈已经达成，这一成熟知名IP在上映前就已经拥有了良好的观众基础。

另外，一旦好口碑持续发酵，也会吸引更多走进影院观看，在张挺看来这正是娱乐文化产品提供的社会价值——话题性，无论是大人之间还是孩子，哪吒就是时下最火最时髦的聊资。

### 谈人行：

顺利吃到“第一块披萨”

从小就爱写作的张挺，走上编剧这条路既是机缘巧合也是顺其自然。小学到高中，张挺一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那时她自己特别喜欢看《少年文艺》《收获》等杂志，“《收获》对我的影响很大，基本上我接触好的文章很多都是在这本杂志上看到的，其实小时候我会觉得看不懂，后来到了高中毕业暑假，我又集中看了很多本，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其实写作是非常多样化的。”

大学本科进入南京艺术学院学习影视文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又在纽约电影学院攻读编剧专业硕士，张挺感受到了两国在相似专业课程设置上的大不同。

“在中国，给我编剧职业发展打下最坚

春节假期，张挺去看了档期最热门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既是普通观众，同时也有编剧这一职业身份使然，她看片时会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多面性和丰富程度，比较喜欢的角色是申公豹。

作为去年上映国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 2》的编剧之一，看到同行创造的“票房奇迹”，张挺深受鼓舞，“这对我们这样的从业者来说肯定是极大的鼓励，也给予了行业信心，无论是投资人还是观众会对中国动画的信心更足一点，投资人愿意去投了，观众也更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动画了。”

对话这位80后影视编剧，从国内国外的求学经历和职业选择、自己参与过的影视作品聊到最新的现象级“爆款”，张挺一直怀抱坦然平和的好心态在行业内辛勤耕耘，她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很清晰：“我是一名商业编剧。”她也有着为之努力的相应“小目标”：“我参与编剧的电影作品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贡献能早日达到10亿元。”

实基础的其实是戏剧文学方面的教育，还有一些基础的文学教育，本科4年会教你怎么写文章、小说、散文，你要有基本的文学素养才能写好影视文学，这方面的基础打得很扎实。而我到美国后学的课程完全不一样，编剧专业招生是完全面向社会的，第一堂课上的商业课，教我们怎么样写 logline（故事梗概/一句话梗概），在美国这个会训练很久。”

张挺表示，美国的课程更注重将学生往商业编剧方向培养，她举例道：“比如会训练我们把自己的毕业剧本在课堂上用一句话去讲给不同的人听，也要训练如何快速在5分钟之内让别人买我这个故事。另外商业电影的写作训练也很重要，我学的就是好莱坞的三幕剧写作，他们希望你毕业后能在这个领域成为一个合格的从业者，你首先要养活自己，然后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编剧，有人会去买你写的剧本。”

从本科到硕士，张挺班上同学的编剧从业率其实很低，比如本科二十几个学生，可能现在还在做编剧的不超过5个，“这点在中国和美国都是一样的，你要进入这个行业，首先把剧本卖出去是很难的，我们通常形容为吃到第一块披萨的时间，平均时间要5到10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去其他行业做文书工作，或者留在影视行业做制片人助理。”

张挺自认很幸运，在美国读书时就“吃到了第一块披萨”，和校友们合作了一部儿

童电影。

### 谈挫折：

一些理想主义的试错

2017年回国后，张挺正好赶上了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高峰期，定居上海接一些项目的同时，她也成立了一个编剧工作室，集合多位年轻的优秀编剧，共同完成剧本，然而没过多久这个工作室就因为她过于乐观的行业预期而夭折。现在回忆起来，张挺深感自己当时有点“理想主义”，也有些“想当然”了。

成立工作室之初，张挺参考了美剧编剧的工作模式，一部美剧一般有很多编剧参与，主编剧掌控项目大方向，设定好大纲人设故事走向，第一集需要定调所以也会由主笔编剧来写，而后面的集数则会交由不同的编剧来写。

“我当时觉得这样的模式很好，它够快也够商业，所以雇了一些刚毕业的年轻编剧，但后来我们会发现，最大的困难是其实这些年轻编剧市场上是不买单的，比如说我们签了合同，甲方会说：‘我希望这个剧本是你自己一个人写的，绝对不允许其他人加入进来’，这就很困难了。”

对于国内市场的这种要求，张挺后来反思道：“美国的这类编剧团队，每个人在市场上都已经买了单，团队里没有小白。在中国我如果去找一些已经有作品的编剧一起成立团队，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编剧为什么要跟你做，他自己都可以独立做这个项目了。反过来我也不想剥削年轻编剧，如果他们写我是一定给署名的，但他们在市场上又是不被买单的。”

尽管编剧工作室没能延续下去，但当时仍处于中国影视行业的高速发展期，张挺一年接手的电影电视剧项目高峰时能有二三十个，但其实后来热潮逐渐褪去也早有预兆，张挺手上接到的项目里有到剧本大纲阶段或者剧本完成阶段，但最后很多都没有拍出来，“十个项目里可能最后只有一个出来了。”

经历过多次最后黄了的项目后，张挺在挑选项目上变得更加谨慎，“大公司肯定是比较优先的，这是一个天然的保障，同时还要看看导演团队，沟通下来觉得彼此靠谱才会去做。”

### 谈心态：

在商业流程里滚一遍是财富

接到《雄狮少年 2》这部张挺编剧履历里最熠熠生辉的作品，是因为当时电影制作团队正好要寻找一名对上海比较了解的女编剧，她的简历合适，和导演等主创沟通顺畅又聊得来，就接下了这个项目。

“其实影视行业里大部分项目编剧都是在一个小范围里寻找，或者是靠一些熟人推荐，先看编剧的个人履历，导演再看看是否合适。”张挺说。

在有些影视项目中，编剧往往是弱势群体，经常要根据不同人群的要求不停地改剧本。有时候开剧本会，除了编剧以外坐五六个人看剧本是常态，坐十几二十个人也很正常，这些人里包括投资方、制片人、策划导演以及一些行业专家，张挺自然也有类似的经历，不过她自认很有“服务意识”，对于改稿需求心平气和。

“我是拿人家的钱去写剧本的，我可以按他们定的方向去改，因为我没有那么执着，客观来说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因为首先我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剧本服务的角色，其次我会把所有意见认真听一下，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可能是不成立，但如果片方或导演希望往这个方向走，你们只要觉得ok，我也会接受。”

美国的求学经历和多年从业经历让张挺清晰地认识到，她处于一个商业环境里，她接项目写剧本是一个商业行为，在这个标准的工业流程里，从剧本到最后成片上映，它让自己的技能在整个商业流程里面“滚了一遍”，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不用抗拒。

《雄狮少年 2》则为张挺提供了人行以来最“纯粹”的创作环境，在电影上映之前，她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没有和团队第三个人接触过，一直以来都只和导演孙海鹏沟通，和这位尊重创作的导演交流不仅很顺畅，还能够激发她的创作灵感，张挺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

现在一些电影APP上可以查询到业内人员参与作品的票房累计，数字直观又“残忍”，去年《雄狮少年 2》上映后帮助张挺达成了参与电影作品票房突破1亿元的小目标，她也已经定下了下一个小目标：“作为一个商业编剧，大家肯定会以票房来衡量你的商业价值，接下来努力争取对中国电影票房的贡献早日达到10亿元。”

文 / 晨报记者 陆乙尔  
图 / 受访者供图  
插图 / 戎青钰